



爱上他、她的人生被彻底颠覆，
那么爱，却要亲手推开。

东岑西舅 II

DONG CEN
XIJIU
芥末绿
/著

“既然你这么喜欢管我的事情，
有本事就管一辈子都不放手。”

以他们天理不容的关系，哪里来的一辈子？
全世界都逼他，站回原来的位置。

飞言情工作室 《东岑西舅》完美结局背后，
再续畅销经典 你所不知道的虐心故事！

IP
河北出版传媒集团
燕山出版社

东 DONG CEN XIJIU 芥末绿 /著 西 太 今 男 II

河北出版传媒集团

花山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东岑西舅. II / 芥末绿著. — 石家庄: 花山文艺出版社, 2014.6

ISBN 978-7-5511-1891-0

I. 东… II. 芥… 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4) 第 087103 号

书 名: 东岑西舅 II
著 者: 芥末绿

责任编辑: 尹志秀

责任校对: 李 伟

装帧设计: 周 丽

出版发行: 花山文艺出版社 (邮政编码: 050061)

(河北省石家庄市友谊北大街 330 号)

销售热线: 88643221/29/31/32/26

传 真: 0311-88643225

印 刷: 湖南新华精品印务有限公司

经 销: 新华书店

开 本: 145×210 1/32

印 张: 9.5

字 数: 273 千字

版 次: 2014 年 6 月第 1 版

2014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978-7-5511-1891-0

定 价: 26.80 元

(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·印装有误 负责调换)



目录 / CONTENTS

第一章	001
第二章	021
第三章	043
第四章	063
第五章	079
第六章	097
第七章	111
第八章	133





目录 / CONTENTS



第九章	149
第十章	167
第十一章	195
第十二章	211
第十三章	241
第十四章	265
第十五章	285



第一章

他突然就想起几年前，当他知道自己跟岑欢没有血缘关系，一方面想抓住她，一方面又不得不瞒着她的那段日子。那是他过得最痛苦也是最纠结的时候。

岑欢是被电话铃声吵醒的，冬天的清晨正是好眠的最佳时期，岑欢舍不得离开身边温暖的身体，只伸出一只手，拿起了旁边的电话。

她迷迷糊糊地接通，含糊地应了几句就挂上。

半刻钟后，她才反应过来对方说了什么，猛地坐起来，望着已经挂断的电话发呆。

“怎么了？”察觉到她的不对劲，霍蕊东也跟着坐起来，顺势搂她入怀，“是谁的电话？”

“小舅……”岑欢可怜兮兮地转过头，一脸的纠结，“妈说，让我们明天去家里吃晚饭。”

霍蕊东皱了皱眉：吃饭并不是什么大事，况且明天是除夕夜，过去过年不是很正常吗？可是看岑欢那可怜样，他忍不住问了一句：“哪个妈？”

岑欢的神色更加纠结了，一副快要哭出来的样子：“伦敦的那位。”

果然，霍蕊东不说话了，长叹了一口气，他也开始头痛了。过年团圆是中国人的传统，可是对于夫妻来说，回男方家过年，还是女方家过年，却成了一件纠结事。最好的解决办法，当然是各回各家，各找各妈。

但岑欢却更纠结了一些，因为光她自己就有两个妈。

“怎么办？”岑欢欲哭无泪。

霍蕊东按了按额头：“静文姐怎么说？”

“妈在一个月前就已经催着我们回家过年了。”

“那再打个电话，就说我们今年有事去不了了。”霍蕊东道。

岑欢猛地摇头：“爸妈跟伦敦那边的关系好不容易才缓和了一点，我妈要是知道我连过年都选择去那边，估计又得生我气了。”

霍蕊东沉默了，这的确是个难题。

“怎么办？”岑欢抬起头，一双眼睛似是映着水光，可怜兮兮的样子，让人恨不得狠狠蹂躏一番。

霍蕊东只觉得下腹一紧，早上本来就是容易突然冲动的时刻，何况美色当前。他从来不是会委屈自己的人，低头就吻了上去。

“唔！”岑欢连忙躲开，“跟你说正事呢，你干吗？”

“我做的也是正事。”他的手在她身上游移，回答得理直气壮。

“你还说！要不是你，爸妈能和霍尔先生有这么大的误会，都五年了还是这么水火不容的样子？”岑欢用食指不满地戳着他赤裸的前胸，“你当初说是去出差，其实早就把事情查清楚了，不单是橙橙是你女儿的事，就连我亲生父母是谁，你也查清楚了，却一直瞒着我。”

霍蕊东只是微笑，手却仍是不规矩地游走。

岑欢一把拍下的手，气嘟嘟地发泄当年的不满，手指一下一下地猛戳着他的胸前：“看着我一个人担心害怕，你很开心是吗？”

霍蕊东没有阻止她幼稚发泄的小动作，只是不着痕迹地把她拉得更近一些，圈入自己的怀里。轻嗅着她发间的香味，他的心涨得满满的。

当年是他太过自信，总以为自己能把事情处理好，再等待一个最合适的机会，以她最能接受的方式来告诉她真相，所以才没有告诉她其实他早就知道橙橙是自己的女儿，也没有告诉她，她真正的父母是谁。

可他错估了人心，把事情看得太简单。他尽力隐瞒着，可命运却已经迫不及待地想宣告事实，以至于真相会以那样的方式呈现在她面前。

而他最后悔的是，没有告诉他们俩真正的关系，所以才会造成他

们的第二个孩子，永远离开了他们。

霍莲东闭上眼，长长地呼了口气。兴许每一个幸福大团圆的结局后，都有着一段痛彻心扉的经历，他和岑欢的幸福来之不易，就算现在还有着些许的不如意，但已经是最好的结局。

他突然就想起几年前，当他知道自己跟岑欢没有血缘关系，一方面想抓住她，一方面又不得不瞒着她的那段日子。那是他过得最痛苦也是最纠结的时候。

五年前。

霍莲东说要出门一趟，一走就是三天。

而岑欢刚好轮班到门诊，连续三天也把岑欢累得够呛。

没想到门诊医师的工作量比住院医师还大得多，几乎每天都人满为患。

结束最后一天的门诊生活，走出医院时想起家里的冰箱里空无一物，于是岑欢径直打车去超市采购。

经过生鲜肉制品区时，她顿了一下，想着某人每次都跟着她吃素，那样一个无肉不欢的人，还真是有些难为他。

挑了些肉食，买好其他的东西，岑欢到收银台结账时才想起他昨天早上说这几晚都没时间去她那儿，想把给他买的东西都退回去，手脚利索的收银员却已经把她所有东西都装好了。

岑欢提着两个沉甸甸的大袋子走出超市，脑海里浮现一些乱七八糟的事情，重重心事清晰地写在脸上，心仿佛也变得沉甸甸的。她一副心神不宁的样子，连和人撞了个满怀都还有些愣神儿。

“对不起，小姐，我赶时间，东西你自己收一下，摔坏的东西我赔。”年纪约莫五十的贵妇人从包里抽出几张红钞，看也不看地递给岑欢，视线左顾右盼，似乎在寻找什么。

岑欢瞄了眼散落一地的东西，摇头：“不用了。”

贵妇人微讶，收回目光，在看清楚岑欢后，神情一震：“丝楠？”

岑欢以为她喊别人，往身后看了看。贵妇人却突然抓着她的手：“丝

楠，你什么时候回来的？怎么也不和姨妈联系？”

岑欢一愣，随即拨开贵妇人的手。

“您认错人了吧？我不是什么丝楠。”

贵妇人同样愣了下，目光上下仔细打量着岑欢，自言自语道：“还真不是丝楠，虽然你们长得很像，但丝楠的眼睛不是黑色的，看来真是我认错人了。”

“不好意思。”她歉意地笑笑，随即又想起什么，笑容被一片焦虑代替。她见岑欢不收自己的钱，也没坚持，又说了句“对不起”就急匆匆地离开了。

岑欢收拾好东西回到家，先弄了些吃的，然后洗过澡就窝在客厅的沙发上打电话给女儿。

“她下午玩得太疯，才七点就睡了，我让她明天打给你。”霍静文在电话那端说。

“她今天没哭吧？”

“怎么不哭？才多大的孩子？和人家六七岁的男孩打架，然后哭鼻子，嗓门又大。你爸说小丫头一哭，我们家房顶都要震下来了。”

“打架？”岑欢听得心惊，“她为什么要和别人打架？”

“这还不都怪你？把她生下来又不给她一个爸爸。别人问她爸爸在哪里，她说她没有爸爸，那个小男孩就说她是没有人要的野孩子，她生气就和别人打架。”霍静文说着叹口气，“欢欢，不是妈硬要逼你找个男人结婚，而是你真该为小丫头想想，难道你希望她往后一直被人这样嘲笑？”

母亲的话像根刺一样扎进岑欢的心头，她难受得开不了口。

“我听她老念叨一个叔叔，那个男人是谁？我看得出来小丫头很喜欢他，既然如此，你为什么干脆和他在一起？”

岑欢难受地闭上眼，好一会儿才道：“妈，我欠他太多了，不想毁了他。”

秦戈值得拥有更美好的女人和爱情，而绝对不是她。

“你小舅知道你有个女儿，是不是很生气？”

岑欢想起那晚被小舅变着法子折腾得死去活来，浑身莫名燥热，闷闷地应了声。怕母亲再问起小舅的事情，她说了几句便挂了电话。

她把玩着手机，想起医院里那帮小护士在看到她的手机时羡慕得眼珠子瞪圆的表情，嘴角不自觉地缓缓荡开一抹笑。

她之前一直不知道这部手机外壳上的那圈钻石是真的，好几次都在会诊时将它忘在科室的会议室里。

她翻过机身望着手机背面上自己名字的缩写，想起母亲说小舅一向很疼她，心里轻轻哼了一声。花一百多万给她置办一部手机，那个男人疼人的方式可真让人有些承受不起。

也许是习惯了他总是忽然出现，这次两天没见到他人，总感觉少了点什么。

尤其是入睡前冰冷的床铺总会让她想起他温暖的怀抱。

心里想着他，岑欢手指下意识按下他的号码，响了好几下她才反应过来自己做了什么，连忙手忙脚乱地按取消，又掩耳盗铃般把手机塞入抱枕下藏起来。

手机铃声骤然响起时，她如同触电一样从沙发上跳起来，敲着头，接也不是不接也不是，最后还是翻出了手机。

电话果然是霍蕊东回拨过来的。

岑欢懊恼地接通电话，听着那端低沉的声音传来：“你找我？”

岑欢低低应了一声，又说：“我是不小心按到的，你不要误会。”

那端响起一声低柔的笑：“想我了？”

岑欢握着超薄的机身，想反驳，耳根却不争气地一阵红烫，心头也酸酸胀胀的，说不出话来。

“睡吧，醒来就能见到我了。”

岑欢忍了忍，终究没忍住：“你在哪儿呢？”

“呵，看来是真想我了？”他顿了顿，“我在国外，半个小时后登机。”原来是出国了，难怪说这几天都不会来。

“那、那你一路顺风，我挂电话了。”

“嗯，早点睡。”

岑欢点头，正要挂电话，却听见电话那端有个娇嗲的女音喊了声小舅的英文名，还附加了一句亲爱的。她脸色一白，等她回神时电话已被挂断。

她呆呆地望着显示通话已经结束的屏幕，胸口涩涩的，说不出的难受。

什么在国外，半个小时后登机，想必是在温柔乡里醉生梦死吧？

她愤愤地将手机往茶几上一扔，一头栽在沙发上，拿抱枕盖住头。

一会儿后手机却又响起来，她赌气般装作没听见，手机却一直响个不停，她终于还是爬起来。

来电显示是个陌生的号码，她付了付，接通。

“喂？是外小姐吗？”

岑欢听出是霍家管家段蘅的声音，心里纳闷：他怎么这么晚了还打电话给她？

“什么事，段总管？”

“是这样的，向小姐不小心从楼梯上摔下来崴了脚，又不肯去医院。二少爷不在家，老爷让我打电话给你，让你过来给向小姐看看。”

向小姐？是向朵怡吗？霍廷东的前未婚妻？

小舅不是说她解除了婚约，那她为什么还住在霍家？

“外小姐，你住哪儿？我过去接你。”

“不用了，我自己打车过去。”

岑欢挂了电话，回房换了套衣服，然后出了门。

“应该只是软组织挫伤，并没有伤到韧带或骨头。不过为了安全起见，最好还是去医院照个片。”给向朵怡检查过后，岑欢给出结论。

向朵怡皱眉，脸色苍白：“我讨厌医院，之前已经在医院待了那么多天，实在不想再去了。”

“那就先让欢欢给你开些药，实在不行还是去医院，不然我们也不好向你父亲交代。”柳如岚说。

向朵怡点头。

岑欢给她开了内服和外敷的药止痛消肿，前后折腾了两个多小时，已经是凌晨了。

“谢谢你，欢欢。”向朵怡向岑欢道谢，语气柔柔的。

岑欢扯扯嘴角以示回应。

“蕊东这孩子也真是的，出国也不说一声，伦敦那边又没有我们霍家的生意，他好端端的突然跑到伦敦去做什么？”柳如岚语气不是很好地念叨自己的儿子。

岑欢却是听得心头一震，连脸色都变了好几变。

“小舅……去了伦敦？”

“朵怡受伤，我打电话让他回来送朵怡去医院，却联系不上他，打电话问他的秘书，才知道他前晚就去了伦敦。”霍贤看向外孙女，见她脸色忽地变白，诧异道，“欢欢，你怎么了？怎么脸色这么白？”

岑欢回神拍了拍脸，勉强扯出一抹笑：“没事，可能是最近工作太累了。”

“那你赶紧去休息，这么晚别回去了，就在这边睡吧，福嫂已经给你准备好房间了。”

“不用了，外公。我住的地方离医院很近，明天上班方便一些。”

“那就让段衡送你。”

岑欢没再拒绝。

“外小姐，我那次见你真是差点认不出来了。”送岑欢回住处的途中，段衡有一句没一句地和她闲聊。

岑欢心不在焉地笑笑，随口道：“段总管却还是老样子，永远这么年轻。”

一句话把段衡夸得咧嘴笑了半天。

“向家小姐要是也像外小姐这样好相处就好了。她整天在老爷和夫人面前装柔弱，背地里却一副女主人的面孔，难怪二少爷不喜欢她。”

听他提起向朵怡，岑欢想起小舅说和向朵怡解除婚约的事，不由得

问了一句。

“二少爷是和她解除了婚约。那天二少爷还是当着向家老爷的面说的，可这向小姐脸皮恁厚，那天被她父亲拖走，没想到第二天又回来了。”段蘅叹气，“一个女人做到她这个份儿上，真是掉面子。二少爷都摆明不要她了，她还赖在这里不走。等二少爷从伦敦回来看到她，不知道会是什么表情。”

段蘅这句话提醒了岑欢一直纠结惶恐的事——小舅去了伦敦。

前几天他一直缠着她问她女儿的事，她以为他已经信了她被人强奸，才生下女儿的说辞，可他为什么还瞒着她跑去伦敦？

他去伦敦一定是去找秦戈吧？

那秦戈他……

她不安地咬着唇，一想到某种可能，心里顿时滋生出一股从未有过的恐惧。

“外小姐，你这么漂亮能干，怎么也不找个男朋友？我有一次听老爷和夫人说要给你物色一个优秀的男朋友。”

岑欢一愣：“我怎么没听外公说过？”

“大概是还没物色到。其实老爷很疼外小姐的，以前的有些事现在老爷都后悔了，就想好好补偿你和小姐，就连姑爷他现在都接受了。”

岑欢没说话，心里纳闷：怎么每个人都急着给她找男朋友？

回到家，一进门她便迫不及待地拿出手机，也不管伦敦那边现在是什么时候，迅速拨了秦戈的电话。

让她失望的是，秦戈的电话提示关机。

她瘫在门边，心头隐隐有种不好的预感——这几年那些埋藏在心里、极力掩藏的秘密似乎随时都会被挖出来，暴露在烈日底下，让她无所遁形。

睡吧，醒来就能见到我了。

既然联系不上秦戈，那只能等他回来为她解惑了。

“岑医生，26床的病人突然出现尿血现象，要不要重新给他做一次尿液检查？”

耳边响起的声音拉回了岑欢神游的思绪。

她拿过病人的病历看了一遍，然后说：“不排除患者的尿血是服用药物后的副作用，你先给他重新做一次再拿给我看。”

“好。”

听到关门声，岑欢又看了眼手机，还是没有任何来电。

昨晚她说她醒来就能看到他，她虽然知道他是哄她的，可现在都十一点多了，就算是从伦敦回来也应该到了，为什么他还是没联系她？

下了班没什么胃口，不想吃饭，岑欢一个人坐在办公室里胡思乱想。手机响起时，她整个人都跳了起来。

只是电话却不是霍蕊东打来的，而是霍静文。

有些讶异母亲居然会在这个时间打电话给她，她接通，还没开口便听母亲焦急道：“欢欢，小丫头不知道怎么了，早上起来就喊头痛，说身上痒，我给她看了一下，身上和头皮上都有红点点，以为她是过敏，给她擦了药。可现在红点越来越多，而且好大，一颗一颗的，她身子也热得不行。你爸说是出水痘，可水痘不会痒啊，这到底是怎么了？”

岑欢听到电话那端女儿的哭闹声，心似被人揪住一样的疼。

“妈，你别急，先送她去医院，别让她抓，我马上回去。”

挂了电话她去胡任海那儿请假，胡任海看她脸色白得吓人，也没多问，只说了句“往后是要补班的”便让她走人了。

她离开医院，租了辆车，急急回到住处拿了些东西就出门了，走得太匆忙，连手机忘在玄关的鞋柜上都没察觉。

心里担心女儿，她一上高速便把车开得极快，平时要花两个多小时的时间才到家，今天却不到两个小时就到了。

她想联系母亲，这才发觉忘拿手机，只好先回家。

病房里，霍静文守着好不容易睡着的小外孙女，目光扫过她还满是

泪痕的小脸儿，心疼得直叹气。

岑欢推门进来，霍静文连忙做了个噤声的手势。

“哭了好几个小时了，刚睡着，别吵醒她。”

岑欢点头，轻轻走到病床边，刚伸手要去探女儿的额头，霍静文及时拉住她。

“医生说是出水痘，还有些过敏。她全身都痒，你别弄她。”

岑欢原本只是想探一探女儿的体温，见母亲这么担心，便收回了手。

岑欢好几天没见女儿了，感觉她瘦了些。她露出被子外的小手上及头皮处，甚至脸颊上都有大颗疱疹一样的红点，有的还被抓烂了，渗出红红的血丝，看起来触目惊心。

岑欢望着女儿，内心自责不已。

女儿一生下来体质就不是很好，经常不是过敏就是感冒。以前在伦敦有秦戈给女儿调理身子还好一些，回国之后她又不在女儿身边，小丫头明显是体质下降了才会感染水痘。

“妈，这里有我，你回去吧。爸一个人在家没人照顾，我不放心。”她想起独自在家的父亲。

霍静文看了眼时间，点头问：“你吃饭没？”

“我吃过了。”岑欢对母亲撒谎，因为她知道如果说没吃，母亲肯定又会来回奔波给她送吃的。

而她现在一门心思都在女儿身上，根本就没胃口。

“那我给你爸弄了晚饭再过来。”

岑欢点头，看着母亲离开。

夜色降临，整座城市灯火辉煌。

名贵的黑色汽车在岑欢的公寓楼前停下。

霍廷东从车上下来，仰头望了眼岑欢的房间所在的大概位置，见一片漆黑，有些不确定岑欢是否在家。他想打电话给她，又想给她个惊喜，想了想还是走进了公寓。

走到岑欢的房门口，他没按门铃，而是直接掏出钥匙开了门，却只

见一室的清冷。

他走向卧室，开了灯，床上的被褥整整齐齐。

没想到岑欢真的不在家。

他掏出手机拨出她的号码，耳边立即听到一阵清晰的手机铃声。

他循声望去，在玄关的鞋柜上瞥到岑欢忘拿的手机。

到底去哪儿了，怎么连手机都忘了拿？

他疑惑地走过去，拿起岑欢的手机点开，在近期联系人上看到姐姐霍静文的来电，心头一动，拿自己的手机拨过去。

“蕊东？”

“姐，是我，岑欢……回去了？”

“唉，小丫头出水痘把我和你姐夫吓个半死，一打电话给她，她就赶回来了，现在还在医院呢。我正打算给她送吃的去。”

“出水痘？”霍蕊东声音一沉，“现在怎么样了？”

“我回来的时候她刚睡着。你不知道，她哭了好几个小时，身上抓得乱糟糟，嗓子都哭哑了。医生说比较严重，十天半个月都难好。”

霍蕊东皱起眉：“哪家医院？”

“县人民医院。”

霍蕊东应了声，正要挂电话，又听霍静文道：“蕊东，你不是还要赶来吧？都快八点了，等你到医院都得十点多了，我不放心，你还是明天再来吧。”

“没事，我开慢一点。”

霍蕊东说完挂了电话。

说是开慢一点，他却在市区内闯了好几个红灯，上了高速更是疾驶如飞。

这边小丫头已经醒来好一会儿，或许是见了母亲，觉得身上也没那么痒得厉害了，只是眼眶一直红红的，泪水在眼眶里打着转，看得岑欢心如刀割。

她看到女儿额头上有一片瘀青，想起母亲说昨天女儿和别人打架，

显然是那时留下的，心里不由得更加难受，抱着女儿泪水狂落。

霍蕊东进来看到的就是这副情景——一大一小母女俩抱在一起，淡淡的灯光下，岑欢脸颊边滚落的泪水闪着晶莹的光泽。

岑欢察觉到有人注视，连忙敛了眼泪看过来。在看到伫立在门口的伟岸身影时，她整个人都呆住了，震惊地瞪着朝自己走来的男人，心跳得剧烈，似乎下一秒就会从胸口蹦出来。

霍蕊东将目光从她脸上移向她怀里的小丫头——偏棕色的微卷发，小巧精致的五官，红艳艳的小嘴像颗漂亮的小樱桃，虽然头皮及脸颊遍布一些红色的颗粒，但并不影响她的可爱。

他注意到小丫头在看到他时一双眼睛瞪得大大的，宝石一样幽蓝的眼珠闪烁着好奇的光芒。

“叔叔。”小丫头在霍蕊东走到面前时，软软地喊了一声。

霍蕊东目光放柔，伸手在小丫头那一头软软的卷发上摸了摸。小丫头立即眯眼笑起来，颊边的小梨窝让霍蕊东浓眉一扬，目光更柔了。

岑欢嗅到他身上散发的熟悉气息，浑身都绷紧，又听女儿喊了一声“叔叔”，这才想起来纠正女儿的称呼。

“橙橙，他不是叔叔，他……是妈咪的小舅，你……应该叫舅爷。”

霍蕊东看向她，黑眸深沉，神色中却瞧不出半点端倪。

岑欢莫名地紧张，低垂着头不敢看他的眼。

“你的。”霍蕊东从口袋里掏出她的手机递过去。

岑欢一愣，抬眼看他：“我的手机怎么会在你……”话问了一半又打住。

忘拿的手机既然在他手上，那就表示他去过她的住处。

“给我抱一下。”霍蕊东把手伸向橙橙。

岑欢还没开口，小丫头已经起身扑了过去，这让她震惊不已——以往女儿可是除了自己和秦戈外从不让别的人抱她的，就连秦戈科室里那些对她极好的小护士她也不让抱，可这会儿女儿却没有半点犹豫。

霍蕊东望了眼她震惊的样子，嘴角微微弯了弯，抱着橙橙端详，在瞥到她额头那片瘀青时，眉一皱：“她额头上是怎么回事？”